

焦祖尧文集

7

中短篇报告文学卷

焦祖尧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焦祖尧文集

7

中短篇报告文学卷

焦祖尧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1990 年



赵树理和青年作者(右一义夫,右二韩文洲,右三赵树理,右四作者)



1985年与马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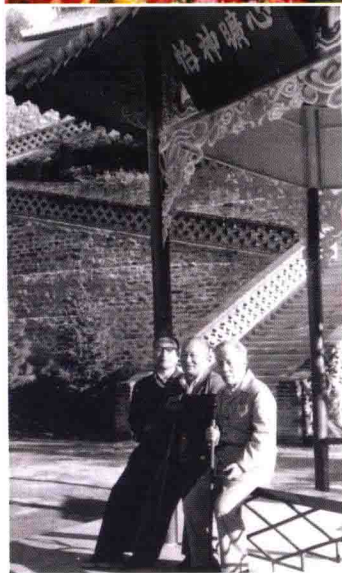


1982年与西戎

老诗人冈夫九十
诞辰纪念会上



1982年在山西临汾留念(右二胡正,右三刘绍棠,右四丛维熙,右五邓友梅,右六郑笃,右八作者,右九林斤澜,右十刘心武)



1982年与王瑶、陈登科在五台山(右一王瑶,右二陈登科,左一作者)

1978年《总工程师和他的女儿》在大同定稿时（左一孟伟哉，右一谢明清）



1979年与大同煤矿作者



1980年在大同矿务局作家张枚同家里



目 录

CONTENTS

把爱长留在人间·····	001
“魔术师”李海仓·····	025
解放·····	058
心儿向着明天·····	080
清风入太行·····	112
价码·····	128
火·····	145
犁·····	178
先人该是欢欣还是哭泣·····	210
壁立千仞·····	224
牧童遥指杏花村·····	258
眼前是一片绿洲·····	344
生命之圈在扩展·····	395

起跑在黄土高原·····	408
黎城纪事	
——世纪之交的一个革命老区·····	424
西巷春浓·····	454
一片冰心·····	473
非常时刻·····	489
青年闯将李枝荣·····	498
煤海沧桑·····	512

把爱长留在人间

—

路上一直是迷迷糊糊的，现在她醒来了。一间小小的屋子，靠墙有两个柜子，柜子里好像都是些瓶瓶罐罐；旁边打斜里放着个大“炮弹”，好像在哪里见过，记不清了。庆明弯腰告诉她，已经到了汾阳医院。到这里以前，好像到过部队医院，又到过孝义县医院，人家没收治她，都说没见过这样严重的烧伤，他们没条件、没把握来治她的伤。现在总算收她住院了，她似乎长长地出了口气。剧烈的疼痛和意识一起苏醒过来，她已经无法继续思索。

“三宝！”她突然大喊一声。

庆明俯身在她耳边说：“俺三宝在孝义医院，大哥大嫂陪着。你放心吧！”

她的脑袋似乎晃动了一下，不知是想点头还是想摇头。头部肿得像笆斗一样，五官失去了轮廓，浮肿的嘴唇和眼皮向两边翻卷，整个脸部的三分之一露出了鲜红的肉——表皮已不复存在，其他地方都沾着黑黑的麦秸灰。总之，脸上是一片斑驳的红与黑，那样子是十分吓人的。

厚厚的嘴唇颤动着，没有发出声来，那口形似乎在喊一个字：“火！”

烈焰飞腾的大火从窑洞里窜出来！

当时她正要去她的三宝。每天下地背着他去的。现在她要去推磨，还是带着他去好。他才三岁多一点呀！

她今天穿得还算鲜亮：里边是一件妹妹送给她的带小花的涤棉衬衫；外边套了一件虽然穿了多年，但仍然完好的针织品上衣，枣红色的，她最喜欢这种颜色了；下身穿一条妹妹送给她的灰涤棉裤子，外套一条弟媳送给她的蓝色尼龙针织品裤子。她所有好一点的衣服竟都是人家送的！今天把好几件衣服都穿上了，这在她来说实在是一种奢侈。只是因为昨天晚上换洗衣服，平常穿的那身旧衣服还没有晾干，她不得不把平时舍不得穿的衣服拿出来；等换洗的衣服一干，她还是要将身上这套换下来包进包袱里的。今年春节她才下决心买了一块印着大红牡丹花的包袱布。如今她身上穿的这套衣服，平时就叠得齐齐整整包进这块包袱布里，然后搁在那只木箱子里的。

像往常一样，鸡叫头遍就起炕了。庆明和三个孩子还睡着。她轻手轻脚下了炕，到对面牲口棚里去给骡子添草。天还没亮，天上还有几颗星星在眨眼。她和庆明都没有手表，家里连马蹄表也没有一个；白天可以根据日影来估计时间，黎明便靠公鸡来报晓了，头遍鸡叫，不过四点半钟吧，她每天都是这时候起身的。无论头天在地里干活怎么累，身上怎么困，只要公鸡叫头一声便会醒来，好像她身上有一根神经连着公鸡的叫声。喂完骡子，从牲口棚出来，抓起一把扫帚便扫开了院。只听见“刷刷”一阵响，小院便显得十分干净了。然后她回到屋里，把昨晚蒸好的馒头和煮熟的两个鸡蛋包好。这是庆明下窑的干粮。她轻轻摇醒了丈夫，便生火做饭。做饭的时候她想起一件事：小叔从兑镇给捎回四斤江米，端午节快到了，应该取回来给孩子们包几个粽子。天色渐亮，她已经把饭做好，便叫孩子们起来晨读。她要到小叔家去。这个叫贺家庄的村子，全村九十多户人家，散落在成六十度夹角的两侧山坡上。后边一家的场院便是前面一家的窑顶，山村大都是这个格局。小叔家新圈的一排五孔窑洞，独门独院，窑洞前是一块平

整的场院，外边打起了结实的土墙；院里有两畦菜地，弟媳还在菜畦一侧种了大理花和牵牛花。实在是个好的去处，每次来她都要站在院里愣愣地看上一阵。弟媳玉珍跑出来了，刚刚起炕，一边扣着衣衫一边来拉她的手：“还没看够吗？叫你们搬过来住，你们又不搬！”她笑了笑，没有答话。把公公婆婆扔在老院里，她和庆明是决不干的。她进了屋，帮着弟媳生火做饭。虽然常在一起，家常话还是拉不完的。她说吃过早饭要去磨点高粱，然后去锄大麻子；公公的病这几天好像见轻了，黑夜不大听见他咳嗽……然后她用围裙兜上江米走了。

回到家里却不见了三宝。她催着大宝、二宝吃饭，上学是误不得的。

她火急火燎地出去找三宝。出院门两丈以外便是八九丈的深沟。她嫁到贺家庄十八年，这里就摔下去过两个孩子和一个大人。站在沟沿，脚下是刀削斧砍般的悬崖，向下看一眼也会使人晕眩。三宝不会从这里掉下去吧？

沟底没有任何动静，她又回到院门口。

“窑里着火了！”她突然听见有人喊。

她见武俊元一边叫喊一边朝她家房后那一排土窑跑去。顾不得找她的三宝了，水火无情！她撒腿就跟着跑。转过墙角，便见左边那孔窑里窜出火苗，同时听到了孩子的哭声。她心里一个激灵！

这间弃置不用的土窑里堆着麦秸和谷草；窑门两边砌着一人高的砖墙，砖墙上抹着黄土，插着圪针；窑门只有三尺宽，由一人来高的木栅栏挡着，里边是一架风扇，木栅栏就拴在风扇上。

她奔到窑门前的土坡上，一眼便看见三个孩子在土窑一侧的火中哭喊，其中就有她的三宝！

她发疯一样地冲过去。木栅栏和风扇隔着她和她的孩子。孩子们是从底下钻过去的，可她钻不进去。

哭声撕裂着她的心。她已分不清那哭声是三宝的还是另外两个孩子的，唯一的想法是如何冲进去。

她和武俊元使劲扳倒了木栅栏,但风扇还挡在窑门口;眨眼间,她以惊人的敏捷,从风扇腿上跨过去,扑进了火海。

首先烧着的是她的头发,火舌同时也在卷吞着她的脸、她的衣服:那干麦秸碰上火,不就像火上浇了油一般吗!要不,当地人怎么把脾气火爆的人叫做“麦秸火”呢!

“妈!妈!妈!”三宝发现她了。

“婶!婶!婶!”四岁的武二新发现她了。

“大娘!大娘!大娘!”三岁的杨二花发现她了。

三个孩子在绝望的恐怖中哭成一堆,此刻都向她伸出了手。

她面临着选择,在生死之间!

她伸手就可以抱住她的三宝,她最疼爱的小儿子,须臾之间,她和儿子便能跨出一步之遥的生死界线!

然而她却抓住了四岁的二新,抱起他,向窑门口扑过去,递给被风扇挡在窑外的武俊元。

化纤类衣服见火就着,她已经是一个火人。孩子们距窑洞门口有两米。大火从窑里往外喷卷,她要顶着烈火往里扑两米,才能去救她的三宝。火往外冲是因为窑里已经缺乏氧气。窒息、灼痛她似乎都不觉得了。她只要救出她的三宝!

“妈!妈!”

这是绝望的呼唤,这呼唤是向母亲发出来的!

她怎能没有听到,这是她三宝的哭声啊!

“等一等,三宝!”她喊了一声,便抱着二花向窑门口冲去。

她举起二花,隔着风扇递给武俊元。

她已经气尽力竭,也许更因为三宝的哭声撕裂着她的心。二花没有递到武俊元手里,摔到地上了;她又扑下去抱起二花,拼着全力,高举着递出了鬼门关。

“不能再进去了!”武俊元放下二花,转身想抓住她。

但她又冲进了火海。武俊元只听见大火卷出来的一句话:“俺孩

还在里边！”

三宝已经是个火人！三宝已经跌倒在火里！三宝已经哭不出声！她的三宝在哪里？

她呼唤三宝，听不见回答。

她在火中无法睁眼。她趴在地上摸她的三宝。地上是继续燃烧的麦秸。

陆续赶来的人，在外边非但看不见三宝，也看不见她了，他们看见的只有熊熊大火！

谁也不知道她在火里是怎样摸到她的三宝的。婆婆在窑门口看见她时，她正脸朝里、背朝外蜷缩在靠近洞口的窑角里，怀里紧紧抱着她的三宝：她在用背来抵挡大火对她儿子的吞噬；也许她坚信，母亲的躯体是能在任何情况下保护自己孩子的。

“朝我挪挪，牡丹！”婆婆朝她哭喊，怕她辨不清方向再朝火里爬去。

她似乎蠕动了一下，也许根本就没动，只是紧紧地抱着她的小儿子。

婆婆扑进火里，一把抓住她背心上烧剩的两根带子，村民王二驴上去抓住她的裤腰带，把她拉出了窑外。

紧接着，人们用锄头勾出了已经烧得焦黑的三宝！

她的儿子在哪儿！她拼命睁开眼来，看到了身旁不远处奄奄一息的三宝。“孩儿啊！”她呼天抢地大喊一声，双手便在地上抓挠。手上的皮肉已经烧烂，抓挠中，便像手套一样脱了下来，露出了焦黄疹人的骨头……

二

天亮了吗？

房间里好像有点亮光了。她睁不开眼，肿胀的眼皮已不能开合。

一个晚上怎么挨过来的？虽然注射了镇静剂，剧烈的疼痛仍然使她无法入眠。浑身的创口继续在渗出黄水，严重的脱水使她一直处于焦渴之中。“水！水！”妹妹灵丹马上送过水来。她却只能喝两汤匙，多喝一点就会呕吐。

昨天入院时，呼吸急促，心跳加速，血压测不出来，输液找不到血管。没办法，只能在脚脖子上头切开动脉，同时输两瓶血浆。烧伤后四十八小时才能过休克这一关。现在这一关还没过去，虽然神志是清醒的。

进手术室清创之前，护士长给她推头发。头发已经烧掉，残留在头上的，只是些卷曲的发茬，推子上去，竟连头皮也推下来了！

护士长不仅手有点发抖，声音也有点发颤了：“你怎么烧成这样？”

“孩孩在窑里……耍火，烧着……麦秸……”

“你的孩子呢？”护士长又问。

“俺孩……没了！”

“对不起，我不知道，我不该问的……”护士长鼻子发酸，“不能用推子了，我去拿剪刀。”

晚上9点到手术室去清创。创面上先用新洁尔灭和盐水冲，再用酒精擦洗。没敢给她全麻，她太衰弱了，只好打针杜冷丁。清创进行了一个半小时，酒精擦到创口上，一针杜冷丁能抵挡得住吗？抽筋剥皮般疼，她在手术台上竟没有哼一声。她心里清楚，大夫是为了给她治伤，她如果叫唤，只会影响大夫的工作。她什么时候也在为别人着想。

清创后得出了结论：三度烧伤、肌肉坏死占全身5%；二度烧伤为60%！伤势较轻的只有胸部和脚底板：脚上穿了一双布鞋；胸部是因为她紧紧搂着三的缘故。

庆明一再说三宝在孝义县医院里，还说大伯和大嫂在守着。她心里明白，这是丈夫在安慰她，她的三宝明明没有了！

屋子里渐渐亮起来，她使劲睁眼，肿胀的眼皮之间终于绽开一条



小缝,她首先看见的是自己的双手。

这还是什么手啊!是烧焦的枯枝!手腕和手指早失去了感觉,像虬曲的树根!

“手!手!”她突然失声喊了起来,“庆明,我的手烧成这样,往后还怎么干活啊?”

她在哭,但没有泪,也许泪腺已经烧坏了。

“不怕的,牡丹!”庆明忍着眼泪,“只要能把伤治好,咱们会有法子。”

能有什么法子?丈夫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他们除了靠自己的双手在土里刨闹,不会有别的法子。可是她的手坏了,她这就落下终身残疾了!

庆明背过脸去,他再也止不住眼泪了。结婚十八年,他给了她什么?连一面镜子都没给她买过。有一次他要去集上,临走前对她说:“给你买面镜子吧,牡丹!”

“买镜子干啥?”她不以为然,“自个儿的眉脸自个儿不知道?还用照?”

她是舍不得花钱。女人能不照镜子吗?牡丹每天早晨梳头也是要照的,不过用的不是镜子,是那块有裂纹的窗玻璃。

人并不是为受穷而活着的。十八岁的牡丹嫁到他家,他也才二十三岁。两个人年轻力壮,相信靠自己的双手,能够把日子过得红火起来;没想到十八年过去了,他们的光景仍然过得那么恹惶!

她生第一胎难产,孩子只活了几天;后来的三胎又都是难产,孩子总算活下来了。大宝四岁那年,被大车压断了腿,去了三次太原,才把骨头接好,花了四百多元。两年后庆明喷洒农药中了毒,工分一个挣不了,治病还得花钱。公公患肺气肿已经十四五年,天天打针,那医药费也不是一个小数目。婆婆患卵巢囊肿,到太原住院做手术……

婆婆住院花了一笔钱;手术后需要滋补身子,拿什么来给她营养呢?儿子庆明愁得没办法了。

她却有了办法，给庆明一说，丈夫很不以为然：“那行吗？”

“为啥不行？”她的脸上露出了微笑；那微笑只有艄公驾着小舟渡过险滩以后的脸上才会有的。

她现在也渡过了一个难关。

第一胎生下的孩子死了不久，她就想给人家奶一个孩子。当时她身子十分虚弱，需要的是休息和补养。这念头一说出来庆明就反对。但她执意要这么办。每月八元钱，五斤粮票，对他们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庆明拗不过她，就把孩子抱来了。那是1971年，每人分了十斤麦子，后来又把其中的五斤收回去交了公粮。有人把核桃壳磨碎了舂在红面里吃。她的乳汁是从苦苣、甜苣等野菜和高粱面里吸收的养分变成的，用之喂养别人的孩子。看到那小孩竟也长得又白又胖，她消瘦的脸上常会露出慈爱欣慰的笑容。就是那每月八元钱五斤粮票不给她，她也会继续用自己的乳汁来喂养他，因为她怀里是一个活泼泼的生命，她视他如同己出。

她已经把那孩子奶了四个月。孩子的父母在太原工作。他们还没有把钱和粮票给她寄来。也许以为月月寄那点小数目犯不着，要凑成一个大一点的整数才给她寄。现在却用得着了。她内心里甚至感激那孩子的父母，他们也许知道她有朝一日要用这点钱和粮票来救急，所以给她积攒着吧？她给他们写信说：“我婆婆在太原住院。请把奶钱和粮票送到医院，直接交给我婆婆……”

婆婆收到了三十二元钱和二十斤粮票，泪流满面地告诉同屋的病人：“这是我老二媳妇的奶和血啊！”

不是说嫁汉随汉吗？作为丈夫，他张庆明究竟给了妻子牡丹什么？就那结婚时的“四色礼”吗？一支钢笔，一个笔记本，一条裤腰带，一块纱巾，外加四十八元的摆席钱和三身普通的衣裳，他就把她娶过来了。通常娶个媳妇，光彩礼钱就得千元以上哩。他的牡丹不丑、不残、不傻，在他眼里，贺家庄的媳妇没有一个能比得上她的。那条白色纱巾已经被黄土高原上特有的风沙染成土黄色了，虽然上头已经有